# 文通

此篇如編之九章若斷若續古今文字範圍不過爲後諸體立案可謂苞

# 文通卷之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 淵源經史

顏推之曰文章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王弇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

紫矣



傳史之正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喩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愉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 諸子百家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細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明也其瞭然于中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囷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匪無有也

固鮮所明也而强言之故膚而不裹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又況虞初者流流而非雅者乎久矣夫諸子之麗而難擇也故曰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也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以彼英才特達炳曜乎文勝姓氏而懸諸日月標心萬古之上送懷千載之下要亦不可茹者焉逖泂風后力牧伊尹而後文諮道于鬻熊孔問禮于伯陽聖賢并世而經子異流矣至於曇翟軌儉孫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

瀏音
闡設
池

治國于地利騶衍發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勲尸佼兼總雜術青史曲綴街談巷芬流鱗逃於秦炬而見於漢略者百八十餘家晉魏以還讕言瑣語充箱照軫其述道言治枝條六藉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月令取乎呂氏三年問撮乎荀子此近道之語也若湯之問棘蛟璉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蝸角有伏尸之戰禦寇移山跨海淮南折地傾天此其踳駁者也歸藏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況諸子乎至如六蝨五蠹裂車飲藥非虛致也白馬孤

犢比之鴉烏非妄貶也大節苟懿而雅管晏嚴而覈鄒衍參而壯墨隨顯而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深鬼谷與眇尹文得其要文子擅其能韓非喻愽不韋體周洪到理密淮南詞麗皆所謂入道見志之書其次立言者也若夫新語新書法言說苑正論昌言幽求之屬或敘經典或詮政術亦如計國稟料軍實其視無所有鮮所明而強言之者固不倫矣雖然有難易焉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咽困而算龠合不爽也

[illegible]是也

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要以言其所明則一也然諸子言于言之中莊子言於言之外言於言之中者舉所有者也言於言之外者備囷望敵者也言於言之中者指屈心計惟恐其遺也言於言之外者游戲三昧巧曆不能遡也邵康節曰莊生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祝允明曰莊周總萬而一者也百氏之傑也昔張衡賦二京言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亦以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韙已何

橋背時精粹

者陰陽相摩古今相盪萬變橋起鬼瑰爭詭不可勝
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啟何故古者街談巷議
必有稗官主之譬之管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
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又嘗聞之蒙莊矣

##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謷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

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 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敘

天文家

天文者敘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數家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茍非其人道

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禆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盖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固因舊書以叙數術爲六種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五行家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敘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 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形法家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爍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敘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 醫家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

瘉爲劇以生爲死

房中家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内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故曹植曰非精心至志不能爲也

神仙家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

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敘方技爲四種

##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氐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

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誠。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求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內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

之盛哉疏之遏羅幽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筴殆徧天下固不能使其泯泯也

## 彙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强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群典約爲成書此類家所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猥衆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者其謂斯

乎蓋施之文爲通儒階於事爲達政其爲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諡法淳熙孝史乾道翰苑群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著書莫難于彙書彙書之人一而讀吾彙者無萬數以一人聞見而使無萬數人皆以爲允此必無之事也

## 藝術家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大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

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稟全懿。而偏長小秘。足以當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贖也。儻所稱賢已者乎。

剌音梓

## 刺謬

罪知錄曰、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四家六家之云是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耶、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輒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入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子弟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詁及文章、輒已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即稱六家、已答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

之選姚之粹間評古作便皆秦漢之高古序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爲前人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尚猶五嶽四瀆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祇應千古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談人也又如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爲宗師談書則曰蘇黃評畫則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歎哉夫其所謂三變則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以來上昉六籍下迨五代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大抵一貌少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今攷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也謂其縟積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以虛奧以淺頓以經豔

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爲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爲物本末偕建華質雙形并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

之靜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質勝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貽厥纘纘學子亦曷爲是漶漫耶用是粤徵方策鴻筆爛然水流濕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藹爾諄諄聽我藐藐故誅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錯衣狐裘顏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芝栭菱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樝梨薑桂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非縟獪與。嚋離祉鳴義不蠲蒸珉珉起信
險膚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非奧
澨與。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
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駟之篇苕苕之篇瓠葉後之三章。
非迋頻與。有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有若巫賢有若甘盤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
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

凝膚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是爲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也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之宜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覓之元亨利牝馬之貞嚚訟可乎其在于今與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若吳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牛吉不宜上宜下人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太任有身生

此文王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腸一胃一臑是鱁豺
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兌大水如初屑屑祇祇威威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初吉有它吉也。非疏簡與
毋不敬震起也艮止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
之言實廷女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非淺易與否立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
之然非與曰非也予則孥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傷腎乾肝焦肺非經疾與春正月秋七月其無乃是
也乎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

其折折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益猶猶爾非空虛與脅無膚比頑童踰垣墻觸馬牛誘臣妾毋齧骨毋遝羹毋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散小洩與犬羊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坼不副使二姆子夾我非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固與前者並列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為物無所不該而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乘施並發誰得而廢諸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

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宮器。人所造搆。與生俱有。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畀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飾。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猶欲枉度詭譎。搆奇追俗。顓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夫古人之為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趣也。以障軀也。冠令韜髮可爾。曷為而危其頂。擲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為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為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縟之以襞

積尚之以絺繡爲是猶遝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故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骼也辭句肌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於骨鬚髮必浮於膚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以爲鄙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於言而不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裼其四體已不可以目矣又欲刲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髑髏枯腊于前尚爲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妄繆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於若今之階弊也然

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其甚務以防風之牖而愳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子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汾洄四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修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捐章甫而就褐毳擯甘脃而嗜蓼荼是用全改在昔之成模擘呈今日之異貌即弊文之職由

也。於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壓矣。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刻削而瑕準於中庸矣。頋且軒視自推以爲砥絕狂瀾。高涉聖域。遂令餘子搊裳從之。溺而不返。門陷沮迹。千古人文。一切彫鎸。今姑試即六氏評之。永州雖不盡刀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逓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僴。與古亦拄切邈。亦厥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儇。形龐而情窮。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矯。其口誇。其主好勝。其發疎躁。先

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溫醇深潤之澤飄洒或幾乎盡矣廬陵迴務純素轉立孤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袞繡蓋自謂近宗一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儇浮的爲利口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譁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儇里冶之子所以使其犇迸狂顛而不息固應爾也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覩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冕裳珮玉而少

施絺繪稍備章程雖之廣澄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兗而青紘者與退之襴幞把笏侃侃朝廷櫜鞬騎射馳絕行陳文隨陛之文武孫武之武其猶與乎周公師尚父矣傲立辟墉誠變法之吏師乎承叔倂敘餐松赤體淵臥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將九成亦未克臻彭聃之長上古而不爲老也子將法吏處囚休誘百出論辯如流必在引孫令居孔門宮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人乎碧石獸藹腊骨展轉不已索朕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以一文而令六

于為之。柳當用直言而盡古人之十八。韓且居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柳歐蘇渙漫。固合枯短。曾王既已縮積。宜為豐實。何復轉薄。蓋亦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字有來。一篇大歸。既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依。非經即史。非史即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永。此其學充。而才廣。自然餘腴而言長。夫豈不能為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變而備事也。難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也。病乎其作始之流。可憾也。今以其茲

題旨倖趍也

辰之自六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幾助詞累倍乎而亹亹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宋家四氏之習也雖稱六家皆說抑亦可以拔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一也字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觀則可知其不妄非違衆以犯不韙也惟六氏者認其捐彼

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有英姿瑰智
擲置瓊瑤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才用遵守文之
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之名尚要之爲人
而不爲巳故不信巳而更信人斯余所謂誤人也然
爲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
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苟而易辦爾何則爲八代
者必皆口謦五車腹笥千載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
獨若六家者只皆巧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
情稍獲毫毛可就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

孫遜 向

嘗古人數言而已豈非功苟而易辨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有譽吾吾嘗答云使我赤手待古人側殫我平生之蓄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沖孫人豈不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也嗟乎救水終歲不覿瓊筵甕乞遮陌長無蠡頓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文通卷之四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典

唐孔穎達曰。堯典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卽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

十例

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

注疏曰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

六體

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胤征不言誓君陳

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于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而傳述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亾大致而已。其

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為無益於治者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為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亾則為大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翺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有謂書以載道。史以紀事。非歟。蓋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道外之史。不然則書以道政事。亦不過政事而已矣。何與於道也。是故紀載一本乎道。則史即書也。事即道也。六體雖分。而又有不盡於六體者。同歸于道。謂虞夏商

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於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善觀尚書者雖謂古人經史載籍悉備於書焉亦可矣何必孜孜於六體之合不合哉

書首二典何取於典之義乎天秩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是典之所由名者一自天敘五倫言之乃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凡經典所記載者記載此彝倫之常

道而後可以典名矣

易爲文字之祖信矣而文之備曾有備于書者乎彼庖羲畫卦不特洪範之稽疑于卜筮貞悔見易之用也九疇五行詳言天人之理陰陽剛柔吉凶休咎孰非易乎詩以言志不獨虞廷賡歌喜起已肇乎風雅之原五子之歌已肇乎風雅之變而皇極敷言其音響之協韻者孰非詩乎禮以肅儀度也自伯夷典禮作秩宗凡五典五敦五禮五庸以至巡狩會同柴望祭告同律度量衡莫非禮之教也樂以和神人也自

后夔典樂教胄子。凡諧和八音。出納五言。以至祖考來格群后讓德鳥獸蹌蹌。莫非。樂之教也春秋以肅紀綱也。自皋陶作士。命德討罪。黜陟惟公。然元祀十有二月之書法。即史官以時記事之體。莫非。春秋教也。周禮以定官職也。自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公孤。論道弘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孰非。周禮之。教乎。明德固闡之於大學也。然太甲康誥堯典之克明顧諟則已。先之矣。未發之中。固闡之於中庸也。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執中建中。則已。先之矣。學習一貫

固關之於論語也然然遜志典學習與性成主善爲師協于克一則已先之矣盡心之性固關之於孟子也然上帝降衷厥有恒性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則已先之矣以此觀之凡聖賢經書不已備於尚書之中乎且自古帝範相謨皆從此出學必稽古舍此末由志欲修己治人惟潛神於茲焉亦足矣

## 謨

謨之義何謂也卽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也益舜禹皋陶益稷群聖相聚一堂其所謨謀者惟德而已此所以爲嘉謨也惟曰孜孜而九功之惟叙思曰贊贊而九德之咸事危微精一執中開道統之宗敕天時幾克艱肇治統之要其相儆戒也不曰罔游于逸罔淫於樂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是好傲虐是作不曰競競業業無曠庶官則曰予違爾弼爾無面從退有後言禹聞昌言則拜陶聞昌言則師此其嘉

謨之在虞廷者信乎古今君臣謀猷之法則也後世詔誤成風無論已雖有英君碩輔際會一時而帷幄之中不過運籌决勝之雄圖鋪張粉飾之偉績其視謨明弼諧惟允廸厥德之是謀者寥寥罔聞已

册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漢制約敕封侯曰册、册、賾也。敕使整賾不犯之也。

集古韻作笧。通作策。國史亦曰簡策。杜預曰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簡札牒畢。同物異名。單執一札爲簡。連編諸簡爲册。

鄭玄論語敘云書以八寸策。誤爲八十宗。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策書者編簡也。其制書二尺。短者半

之篆書起年。稱皇帝。以命諸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異也。

說文云。册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漢武帝封三王策文。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册。字始作册。蓋以金玉為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册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其目凡十有一。曰祝册。郊祀祭享用之。曰玉册。

上尊號用之。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曰封。冊。封諸王用之。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其文皆以古為準。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嚮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諭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以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

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
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
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
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
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
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
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
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
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

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

## 黃冊

國朝民數黃冊所載至為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丁事產而已人丁即前代之戶口事產即前代之田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冊成則藏于南京之後湖

## 璽書

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老子曰爲之符璽莊子曰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

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以爲秦始制乘輿六璽非

昭代寶璽凡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　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　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　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　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　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

印文凡四等文淵閣玉箸篆、將軍柳葉篆、一品至九品九疊篆、賜關防若未入流條記亦如之、監察御史八疊篆、夷王印三等曰金曰鍍金銀曰銀、諸司印文或以署或以地或以官、惟都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

篆法

凡九九之術鬧市之技莫不用志凝神底于極則況印章之制列於六書用之邦國肅詛無極則乎古者金之類有鎏有鍍有鑄玉之類有璆有瑑代各異法人各異巧神情所措工力所至上自嬴秦以抵六朝窮八代之精咸各底于極則焉迺若急就縱橫得諸

楊用修墨考王半菴董史皆極贍博河譜

鑿也。脊紋直曲。得諸彼也。淵白蜿蜒。得諸鑄也。方折而陰得諸瑑也。圓折而陽得諸琢也。龍章雲篆鳥翥蟲蠕。各極其趣。化腐爲奇。得神遺跡。斯進乎技矣。若夫昧象外之巧妙。晴萬態之變遷。即楮河南之摹蘭亭。未有見其肖似者也。

郝經傳國璽論曰。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爲一代法制。而不以爲傳。故受命者。莫不革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琰判白

勘於倍占者矣

弓繡質元龜青純等或以為藏或以為分或以為寶而亦不以為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祀社稷則轉而之他傳受而守之莫敢少置者在夫道而已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人與萬物聖王受命為天地人物主乃復以道為統而相傳故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明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二帝三王古今莫及未聞有所謂傳國璽者及秦始并天下奮私知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而為皇帝璽綬滅趙

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
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於是除謚法謂已爲始皇帝
其餘以世爲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
得之漢之佐命始有意於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
物既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劒
並藏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幷
爲一代寶器別取藍田瑑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
示惟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以爲傳國璽於是偷
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爲已有館於周勃問於

霍光。奪於王莽。挈於王憲。專於更始。上於盆子。復歸於光武。至使厮後之石。誤張豐於死。東漢之亡。刼於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懷愍之難。入於劉石。復歸於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爲命之絶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璽者爲正統。宋靖康之亂。爲金所有。漢以來千有餘代。千有餘年。竟不

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具皆不傳始則雜乎王霸終則盡爲苟且其篡弑奪攘蹂躪血肉汚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勿傳勿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宜也彼嘗有是而亡其國吾今得之其誠爲吉祥哉昔湯伐桀於三鬷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爲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爲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雖一時忿激之言見

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見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寳吕政亡國之器號訛踵陋莫以爲非可爲歎惋且其制名爲傳國謂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舜舜傳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成王成王傳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弑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爲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旣以爲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爲一代之璽更

其文爲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爲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爲歷代傳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璽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詔

爾雅曰、詔導也郭璞云敎導人也又勴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註告也又上下通稱之義秦漢以下、天子獨稱之

說文云、詔告也釋名曰、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按秦漢詔辭深純爾雅。近代則用偶儷矣

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誥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幷天下。改命曰

令制

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四品其三曰詔後世
因之古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
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
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詔誥制勑表箋簡啓等
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吾學篇曰令制皇帝諭百官曰詔曰誥曰制曰勑曰
文冊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申覆而劑調
焉平允乃行之太皇太后皇太后曰誥
漢文失其傳而經學亡矣漢詔亡盤庚大誥所以亡

也詢咨且無論或曰季世天子務繁緒廣漢之時云與民親民與吏親吏與將親天子如對其家人意也而言隨無爲詔之意無爲詔之意而詔乃落落然三代矣且非唯天子自言也君不暇而臣爲之言也亦然無代君爲詔之意無是意而詔乃落落然天子爲大誥多方諸篇不周公乎周公之才之美不驕不吝而代成王爲之言宛然成王也知古誥者知漢詔知詔者知疏君民不相親民吏又不親吏將又不親而曰我能疏吾恐漢人見之矣

王者淵默黼扆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故授官選賢則氣含風雨誥戒燮伐則威虞洊雷肆赦而春日同溫敕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詔令最為近古然敕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懾服遐邇不可得已顧王治人心下於綸綍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近有詔有令有制敕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為王言

晉詔首稱紀綱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誥之體。

制

文章緣起曰、制秦始皇以命爲制、

珊瑚鈎詩話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故謂之制、

獨斷曰、制詔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詰猶告也、漢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敕者、謂勑某官某地皆類此

文中子讀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

不割者乎、

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制度之命也蔡邕所云此漢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賛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勑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宜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賛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古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劉子威雜俎曰、制出于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能出、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又曰、禁藏于胸臆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能以己知彼者也

河圖玉板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危哉

誥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三曰誥一曰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周禮五誥古者上下有誥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誥用之于會同以諭衆也

爾雅曰誥誓謹也訓飭戒勵之言也郭璞注曰所以約勤謹戒衆

蔡邕獨斷曰制誥制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

說文云誥者告也下以告上則有仲虺之誥上以告

下則有大誥洛誥考之於書可見已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亦別叮哇足辯其異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今

制命官不用制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
大明會典凡誥軸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爵者給誥
皆如一品之制惟公侯用玉軸伯子男用犀軸爲別
衍聖公二品亦用玉軸功臣推封公侯皆得推恩三
代其封贈各從本爵
凡誥勑等級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
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勑命婦人從夫品級誥用
制誥之寶勑用勑命之寶仍以文簿與誥勑各編字
號復用寶識之文簿藏於內府

凡誥勑軸制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官誥用玉軸二品官誥用犀軸三品四品官用抹金軸五品以下用角軸

凡誥勑軸數正統十二年定一品五軸二品三軸三品二軸四品至七品俱一軸天順元年奏定一品四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

凡給授洪武二十六年定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須給誥命取自上裁

張永嘉曰制誥者王言也知制誥者臣職也知制誥

重制誥

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按　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敭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　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愧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　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　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　聖明之世可使　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

乞　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　誥敕。必須復古崇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　王言重而人知所勸矣。

訓

蔡沈曰、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書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任昉曰、訓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祠者告祭於廟也

高皇六年祖訓目成凡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爲之序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

慨惕
心思
焉

嘗慮子孫不知所守。故日夜以思。其悉知。慮細。詳。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矣。

誓

記曰軍旅曰誓誓師之詞也禹征苗有誓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

釋名曰誓制也以拘制之也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

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如書秦誓是也後世雖無泰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

說文曰誓約束也爾雅曰誓謹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注猶命也言誓明天子既命之爲嗣樹子不易也

尚書大傳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踈近遠二曰命論語曰爲命

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師氏詔王爲輕命

增韻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别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冏命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中之命或以儆職如書之畢命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或傳遺詔如書顧命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

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者猶可法焉

麻

麻始于唐明宗按唐典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並用白麻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其後翰林專掌內命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

勑

勑、漢高祖作太子手勑、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勑、勑用黄紙始于唐高宗、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敬天也

劉熙云、敕、飭也亦作勑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勑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其四曰戒書、卽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四曰發勑、五曰勑旨、六曰論事勑書、七曰勑牒、則唐之用勑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獎諭、豈

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勵百官曉

今制

諭軍民別有敕牓　今制諸臣差遣多予敕行事詳載職守中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

漢書曰誡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敕文曰詔敕某官是爲誡敕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誥敕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即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敕中皆有訓飭戒勵之言

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勑其即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令

說文令發號也徐曰號令者集而爲之節制也記曰命相布德和令又月令紀十二月之政

周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風俗通曰時所制曰令承憲履繩不失律令也釋名曰令領也理領之使不相犯也

劉良云令即命也出命申禁使民從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

璽書詔書



詔無大典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文選有梁任昉宣德皇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諸集中不多見載諸史者尚可矜式焉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書記洞詮曰冊后儲藩稱制施命是名曰令

容齋三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勑令格式是也神

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于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式假則非也

# 文通卷之五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 封禪

王者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封者金泥銀繩封以印璽封者廣也禪者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三皇禪於繹繹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梁信也甫輔也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

塞。故符瑞並臻。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黃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萐莆生。不搖自扇。繼嗣平明。則

賓連生於房戶。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狐九尾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景星者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別尊卑也。醴泉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河圖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㫖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世。封禪者、帝王易姓告代之大禮也。一姓惟

[illegible]行之謂之岱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目之以告太平可惡爾

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爲倉頡羲爲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謂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

代之封。其有形兆整埒勒紀者千八百餘所。典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高陽高辛唐虞禹湯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其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邈矣、豈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末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

潬音　濰　噅音　咽

其所不見則口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

劉彦和曰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録圖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

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祕祝。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讖。敘

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
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
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
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
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采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
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
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
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
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凡千言勞

深勘寮飈猷鉄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攡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令而不墜於淺義光芒辭成䏻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徐伯魯作玉牒文以世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此蓋後人傅會之文耳然其事不經雖名玉冊實玉牒之類也」

按此與

皇明玉牒名類仍爲封禪

漢光武東巡羣臣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詔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遣吏上壽虛美必髡令屯田後以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遂用元封故事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以四夷咸服請封禪詔不許曰若天下乂安雖不封禪庸何傷世豈以漢文賢不及秦皇耶且祭天掃地何必封數尺之土乎後將有事于東封會河南北大水又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灼知其非

君有堯舜之言無堯舜之心所謂信道不篤者

形諸詔告然亾何而自為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不幾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乎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克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城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始於唐然不專為檄也其他報答諭告亦有稱檄者焉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

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

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
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
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
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
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
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實太甚登丘摸金誣過其虐然
抗辭書釁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
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
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

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于前驗戀鑒于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遺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徤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

## 露布

文章緣起曰、按通典元魏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祐以爲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二文世既劣得

（袁宏倚馬）

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

## 文露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容齋四筆曰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爲

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疋皆為露布私懷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 赦文

說文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勵風俗、亦稱德音、則德言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强而合之也

書曰眚災肆赦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礦石也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喑啞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耳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名亂之門闢矣故曰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告

告、𧨈阮瑀爲文帝作舒告、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

# 御札

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

如漢高帝賜太子書文帝賜南越王書不可謂古無此體也今制答諸侯王書多中書舍人撰古意蔑如矣

諭

字書云、諭曉也以上敕下之詞、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行人傳言、不假書翰、漢人之作、可以為式、此書所主、雖在文章、則口諭之詞、又不同矣

## 批答

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而散文四六則兼用之

今制皇帝批答曰聖旨、太子曰令旨、太皇太后皇太

后皇后曰懿肅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制命於上、符傳行之

續文獻通考符付也書勅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文心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

信陵君用侯生言、令如姬竊魏王兵符、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

漢書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應

邵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詣合符、符合廼應之、竹使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也。

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刻玉符、約以爲嫡嗣、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兵者國之凶器、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除徵調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可立虎符、以絕姦端、

隋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賜越王。以示皇枝盤

此說疎矣

石。

徐伯魯曰、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追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槩見、晉及南朝、猶可稽云、

國朝符以錦爲之、織馬其上、名曰符驗、以給九邊督撫、箭曰令箭、皆發兵用之、

## 律

法者人君之所以紀綱人倫而遏絕亂略可一日廢哉古之李法其律之昉乎虞書象刑惟明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犯宮者屝屝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是猶未著之於書也大公丹書無行可悔及周官呂刑已設科條故經以議道書之則爲法律以議法裁之則爲道三代而下法令滋章爲六篇之律者李悝也爲九章之律者蕭何也爲十二章之

律者玄齡也若乃漢因九章而張湯趙禹廣至數千則揚雄所謂不必學者也因十二章而長孫無忌輩廣至五百則叔向所謂不必鑄考也然皆一代之書也明與損益千古大都制辟以威令之爲條一百四十五其法簡以嚴懸法以敎律之爲凡三百其法明以悉賓興試判則唐律學之遺也鄉飲有讀法則胡安定敎國子之意也仲舒溫舒皆以爲均切救世而六家九流所不易也若夫駘銜委馭四壯橫犇而欲以和鑾節奏救皇路之險領其可幾乎

太祖高皇帝讀老子。至民不知畏死柰何以死恐之。遂除極刑。秦之赭衣半道。而姦不息。豈不師吏之過乎。

高祖於是乎比于唐虞矣。記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尤非他書之可比也。故曰莫憯于意而干鏌爲鈍。

宋景濂曰。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二篇。通號九章。曹魏邢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十二篇。唐長孫無忌

等又取漢魏晉之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抵以九章爲宗。大明律凡近代比例之繁。姦吏爲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

策問

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剸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爲疑難不然其不反爲士子所笑者幾希矣其問有二一曰制策二曰試策使當視草爲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以得實才云

文通卷之六

明黄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 鐵券文

劉熙云券綣也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後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旨也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静鑾南安人也世爲

按此文功不定面鑄者

昭代券文

方隅豪族仕於江右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晉中興書曰初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梁武帝鑄銀券賜范桃棒曰事定當封女爲河南王

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面鑄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

宋制高爵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治、乃漢丹書鐵券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

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項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

勤勞既久。立功甚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和衆之効見于小國

# 國書

昔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仁智之寔而樂天畏天之道交隣之事焉可忽諸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爲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頼以存良有以也漢唐以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内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獨呂相絶秦豈贍閎闊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者矣

如漢文賜南越王尉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只此一語。便足動人心。雖蠻貊之邦行矣。

玉牒

大明會典宗人府專掌之主錄宗室名次其請名請封請祿等奏到則錄其名於牒以便稽命名則以五行爲偏傍而字悉出創造絕無複疊之病非如唐宗室名複至數十莫可稽考者因歎我明制度纖悉曲當皆軼於前代云

鄭端簡曰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大
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畧
葢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
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莅塞山戎爲寧王度榆關
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元交市東北諸夷爲遼
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
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
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寧
夏倚賀蘭爲慶王兼轂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

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輅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布兵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之所以

捺表宋侯之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髖髀莫解菜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覺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雖雁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勑再三規誨懇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綱彝梟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傅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蹤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乞漢以故八

十餘年間有圍土之收未聞旬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

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盖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

曰窘至有其逢而居分餼而膳四句而未婚十年而
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
其為禍一也而不早為之所可乎略叙先朝典制為
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
戒焉
嚴嵩曰嘉靖間内閣曾題玉牒事宜為照玉牒紀載
宗支以垂萬世其制不敢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内有
事當釐改者開具上請看得第一册内例有總圖備
載　天潢世系于首所以表　帝王之統合同氣之

親也世代未遠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世而以
硃線各係所出之子孫于下近來　宗派蕃衍不下
累萬仍用前制不惟紙狹字跡微渺硃線紛亂遺漏
混淆將來愈難增續宜倣古史世表之法以便後來
增入又當以　帝系爲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
有天命位在藩封如　懿文太子泰晉二王不敢以
加于　成祖之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旣殤而追受封
號如悼恭太子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册內載之
不敢列于圖之前俱所以尊　帝統也其無可妨如

頴傷等王則仍書之又壽春王　熈祖之長子　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　仁祖之長子　太祖之兄也俱在　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爲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以　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于　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所以尊　帝統也

告身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

綾以品次有差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尚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

## 諭祭文

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勲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

哀策

哀策。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簡其功德而哀之也。

釋名曰。哀愛也。愛而思念之也。

文章流別曰。今之哀策者。古誄之義。

# 明文

明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文明者昭然曉示之也今制咸稱奉上以署下或以斷裁或以建置或申江海之防或禦越人之寇多樹孔道大榜郵亭蘆岸羊腸觀者觸心販夫荷揷咸知上意語簡而言質俾可由之民一覽瞭然斯爲得體然石版兼用則視其事之久近也

教

舜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傚也

言上為而下傚也

白虎通曰王者設教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教者

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

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

亦得用之故陳繹曾以為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

亦不多見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書記洞詮曰牧守監鎮宣條示諭是名曰教

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今提學使者爲教以約束諸生曰教條近雖頒自禮部而於地方所宜士風所急亦自爲而教之